

看似重要的东西

翟杰

电脑连续工作几日，忽然没了动静。找来维修工，一阵排查之后，确定硬盘损毁了。“现在的硬件都很便宜，容量比您这个大好几倍的才几百块钱。”对方掂着满是灰尘的硬盘劝慰我。

他哪里知道，硬盘里面的资料远不是金钱所能衡量的。我试探地问他，能不能进行数据修复。他摇摇头：“没有必要！损毁比较严重，如果修复的话，要好几千元，另外也不敢保证资料的完整。”

没有必要？我苦笑一声。你可知道，里面有我刚刚参加工作设计的文案，虽然拙劣但却是我成长的见证；里面还有我去各地旅游所拍摄的美景，虽然不甚专业但也记录着我出行的乐趣；里面有孩子的作文，有我精心挑选的歌曲，还有老婆辛辛苦苦整理的婚后收支明细……

我怅然若失，为那一段段再也触摸不到的光阴。如果硬盘没坏，我可以随手翻看任何一份文档、一张照片、一段视频。妻子给我宽心：“那些所谓的重要资料，你似乎从来都没有翻看过，尽管在失去之后，你又觉得它们是那么重要。”确实不错，如果硬盘没有坏，在一年、两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，我或许还会如往常一样，想不起来去看看它们。

那日，和妻子外出，路上看到结婚车队。打头的一辆车的后备箱里，伸出一台摄像机。妻子说：“现在结婚，连路上的情景都录下来，回去之后能看几眼呢？”我深有感触。想当年，我们结婚那阵儿，也将婚礼全程录像，为的就是以后能经常看看。但是，如今孩子都四岁了，到现在为止，我们从来没有看过一回。搬了几次家，那光盘也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。

很欣赏一句话——人能离开很多东西。生活中那些看似重要的东西，未必真的重要，也并非那么不可缺少。当然了，这是在那些看似重要的东西真正离开自己之后，才会有真切感受。

走近大西洋，初始于巴尔的摩。巴城是马里兰州最大的城市，也是大西洋沿岸重要的港口。我们去华盛顿游览，顺道探访了距华府只有60公里的巴尔的摩。我在车内还没打完一个盹，儿子就推开车门说到了。放眼望去，一座独特的玻璃尖端的建筑矗立在前面，是国家水族馆。在海湾边，只见海波荡漾，家长带着孩子的小游船，在水面上漂泊，载客的游船在港湾两岸往来穿梭，“海风你轻轻地吹，海浪你轻轻地摇……”苏小明的歌声在我耳边回响。从这里到大西洋出海，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路程，但大西洋在我眼前却撩开了面纱，它一路奔腾过来，到了这里累了，于是就“好好睡觉”，以朝霞映红海面时，航船再起锚。

走近大西洋

张广智

走近大西洋，又识于波士顿。波士顿拥有哈佛等多所世界级的名校，近距佛离大西洋，是在访佛旅途中。因为喜欢梭罗的《瓦尔登湖》，我特地去了瓦尔登湖，包括瓦尔登湖在内的波士顿城郊的大小湖泊不少，它们都是大西洋献给这座城市的朵朵浪花。华灯初上，儿子带我去品尝著名的波士顿龙虾，店内食客爆满，多是闻名而来，但该村却取名为

常陌生的土地上，心中默默地叨着：王家嘴角街16弄到哪儿去了呢？欣慰的是，经过一番仔细寻找，我终于在一幢已拆除的老建筑墙面上，竟发现了残存的一块王家嘴角街路牌。我欣喜若狂，立即像考古学家般拿出相机拍了下来，并请路人给我在路牌下拍了张合影。

今天，上海这座城市在飞速成长。王家嘴角街这条石库门弄堂早已夷为平地，南外滩发展得很快，可我还是期望能在这里留住一些老城厢的脉络，因为这里每一条弄堂都蕴含着无数老百姓的故事，都有着几代上海人对老城厢的记忆。

寻找王家码头

刘翔

一大早，当整座城市还在一片宁静之中时，我已驱车来到自己童年曾经生活过的王家码头一带老城厢区域。今天，我是专程来重温自己孩提时代留在这片土地上的童年旧梦，寻觅外公外婆当年在此留下的印迹，并试图找回我童年时留在这块土地上那份纯真。

其实，我的工作单位离开这里并不远，也曾经好几次路过那里。但不是因时间紧迫匆匆而过，就是因大规模的旧区改造，使我找不到旧址而迷路，只得悻悻地无奈返回。没料到，这次我依然是迷路了。原本非常熟悉的弹路路早已消亡，最终经过几位路人的指点，车子七拐八弯地总算停在了王家码头路。这里就是曾经熙熙攘攘、人声鼎沸，充满上海市井气息的南市老城厢吗？望着眼前这片儿时非常熟悉的土地，如今却早已是“物是人非”，不由深为怅然，记忆的闸门在阵阵叹息声中渐渐打开……

我的外公王生才、外婆韦兰英是从从小就生活在老城厢的“老土地”。他们家的准确地址是：南市区王家嘴角街16弄过街楼，那条弄堂是典型的上海石库门建筑。楼下的一条弹路路不仅有闻名的紫霞路菜场，还有老虎灶、点心店、烟纸店、煤球店等，每天都是在穿街走巷各式小贩的吆喝声中迎来新一天曙光。

清晨时分，当我还在睡梦之中，楼下的小菜场已经传来阵阵喧哗声。早已起床的外公便拎着两个热水瓶到对面的老虎灶泡满开水，然后和外婆将开水注入各自的紫砂壶后，手捧紫砂壶端坐在弄堂口的一张小桌边，微笑地注视着进出弄堂的左邻右舍及熟悉和不熟悉的菜场营业员、菜贩。因为外婆是里弄小组长，周围的人都认识他们，均会不停地和外公外婆打招呼：“王家老爹、王家姆妈早上好！”外公外婆也不断向路人点头：“李师母，依今朝买点啥小菜？”“陈太太，勿要忘记下午到里弄开会噢！”

每当夏季来临，当石库门弄堂里响起阵阵“栀子花，白兰花，五分洋钿买一朵……”的叫卖声，外婆都会买上几朵白兰花，别在她那件咖啡色香烟纱衬衫的纽扣处，袭人的香气在夏日傍晚余温的空气里氤氲着。此时，躺在竹榻上乘风凉的我，边陶醉于白兰花的芬芳，边享受着外婆用蒲扇摇出的阵阵凉风，那一刻，绝对是我一天里最为惬意的时光。如今回想起来，这真是一幅充满上海弄堂市井气息的“清明上河图”。

上世纪90年代初，外公外婆相继去世后，我就再也没有走进过王家嘴角街的弄堂。十六铺、董家渡、小东门、小南门、王家码头路等儿时流连忘返的地方，也只是偶尔匆匆路过而已。此刻，我徜徉在这片十分熟悉，如今却又非

“no name(无名)”。服务员特地挑选了面向大海的景观位给我们，这顿晚餐留给我的印象不只是龙虾美食，还有大西洋夜景。

走近大西洋，再见于威尔蒙顿。威城是特拉华州的最大城市，但特拉华州却是美国排名第49位的小州。威城人口只有十多万，却有“世界化工之都”“世界信用卡之都”之美名，尤其是里霍伯斯海滩，闻名全美，从儿子住处到这个海滩，倘路顺畅，得两个小时的车程，可见从威尔蒙顿看大西洋也不易。

我也像大伙一样，光着脚，与大西洋零距离接触，感受海浪的节奏。海明威在《老人与海》中说过：“你可以把我打倒，但你永远不会把我打败。”大浪淘沙，你也永远不会把我击败。眼前，近处是一对孪生小姐妹，逐浪嬉水，在大浪面前，一点也不露畏惧，构成了一幅美好的画面；远处，一汉子到深流击水，浪遏泳者，时隐时现，一旦大浪退去，便向岸上观海者挥手，让人激情澎湃。

我在木栈道上漫步，大西洋的浩瀚，让人遐想不已。

现手段的多元，在水墨本源不变的前提下，且不论周韶华、刘国松、陈家冷诸位大师的扛鼎之作，就是波普嫁接水墨，摄影妙释水墨，多媒体也大张旗鼓地惊现了水墨，就足够让大家一窥水墨之新貌；其次是材质载体的创新，水墨的涸、濡、幻以

“大国兴丹青，盛世酣水墨”。日前由上海视觉艺术学院主办的“水墨概念艺术大展”在中华艺术宫尽显风采，所谓俯仰画坛，求证同道，大有“中国传统水墨艺术自兹进入现代梳理和研究”之概。

指挥家曹丁从青岛带回上好的大葱，请朋友们去吃饭，也没说其他还有啥东西可饱口福。我心中难免嘀咕，有大葱没有煎饼，怎么吃呢？遂先吃了点东西垫下饥，然后赶过去。半路在地铁上，朋友发微信告知有煎饼，我便马上回

应给我留一份。一会又收到微信说还有玉米粥，于是加快了脚步。等赶到曹丁家，面对清香的大葱、喷香的煎饼、黄澄澄的玉米粥，还有朋友带来的盐焗鸡、猪油粥，加上主人从香港带回的咖啡红酒，我笑着对曹丁说：“你打下的指挥节拍，是三拍子还是四拍子，手势不够明确，不然我就赶来吃午饭了。”他依然一如往昔，笑眯眯的，一副微笑“子不语”的模样。我思忖，这可能是他指挥风格的延续，在适当的“音乐时段”给乐团和歌唱家留出一定的模糊空间，让他们自由发挥，这样往往可能收到意想不到的音乐效果，令人惊喜。

吃饱喝足，大家坐到客厅的沙发上闲聊。男中音歌唱家丁羔是最后到的，他一进门就以艺术家的热烈奔放给了曹丁一个“熊抱”。作为山东大汉，他看见家乡的大葱自然两眼放光。美食解乡愁，一馋消百忧，此话不假。现在，丁羔和我们一起无拘无束地畅谈。他与曹丁在美国芝加哥有过两次成功的合作，曹丁这两次去美国演出，都住在丁羔安在曼哈顿的家中，两位音乐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。他对曹丁的指挥艺术与人品赞不绝口，认为曹丁不但擅长乐队，而且精通声乐，将两者结合得很棒。歌唱家在他的指挥下演唱，舒服自然，能发挥出高水平。“曹丁肚里有货啊，能教给我们新东西。”丁羔

朋友来了有好葱

刘蔚

举了个例子，就在芝加哥的一次演出中，丁羔身穿白衬衫与斗牛士的红色披肩，演出男中音的经典之作、比才歌剧《卡门》中斗牛士埃斯卡米拉的《斗牛士之歌》。排练时，当进入音乐的B段斗牛士最著名的那段旋律时，丁羔像往常那样唱得连贯流畅，但曹丁说不要这样唱，应该唱得短促干脆、富于弹性。丁高一试，音乐果然变得抑扬顿挫，雄壮有力，效果立马改观。我听后暗思，好的指挥就是这样，既尊重乐解和音乐家，又有自己独到的见解，能让音乐家们服你。显然，曹丁这时给出的音乐讯息独到明确、令人信服。

一番畅谈神聊，不觉黄昏已至，大家起身与曹丁告别。丁羔用男中音特有的浑厚富于磁性的嗓音爽朗地说：“曹丁，期待我们再次合作啊，到美国来，我们第三次‘同居’。”众皆大笑。忽然，我发现玻璃橱中有中国海军136号导弹驱逐舰的模型，不由眼睛一亮，问主人：想不到，你也好这一口？曹丁也来劲了，左手两个手指像他指挥时那样比划起来，眼睛里射出站在指挥台上才会闪耀的炯炯有神的光芒：“这个模型有来头的，是当年去俄罗斯接舰的支队长送的。”我也来了精神，立刻回应：“明白，这是中国从俄罗斯进口的四艘现代级导弹驱逐舰中的一条，都在东海舰队，这条136号是杭州舰。”曹丁赞叹：“这舰好棒好先进哦！我说是的，但近年来有些落伍了，所以建议他升级，开始搜藏052D、055万吨大驱的模型。”

为什么呢？道理很简单：坏蛋来了有军舰，朋友来了有好葱。



近日，上海圣约翰大学假华东师范大学召开第12届全球校友会，到会者共计250人，参加者最年长102岁，最年轻85岁。

为什么都是耄耋之年呢？因为圣约翰大学在1952年解散，至今已66年，最年轻的校友也已经85岁了。

1952年，全国的教会大学全部解散，包括上海的圣约翰、沪江、震旦，北京的辅仁、燕京，南京的金陵，济南的齐鲁，成都的华西等等。解散后的教会大学分别并入其他大学或组成新校。例如，圣约翰的文学院和理学院并入华东师大、建筑系并入同济大学、医学院则与震旦医学院和同德医学院合并为上海第二医学院。当时称为“院系调整”。我已经在圣约翰医学院念了4年，当年圣约翰医学院是全国水平最高的，极难考取，录取率是40比1，而同德的水平无法与圣约翰相比。反正这已是60余年前的往事，虽然遗憾，也不追考了。

圣约翰全球校友会始于1988年，地点是中国香港。那一年荣毅仁率领30名校友前往参加。那次全球校友会决定以后每3年召开一次圣约翰全球校友会，地点是分别在全球各地。校友会的组织者十分负责，所以3年一次从不脱期。这次在上海召开的是第12届全球校友会。与会者分别来自上海、北京、南京、台湾、香港、美国、加拿大、澳洲等世界各地。老校友相见，均已满头飞霜，心中无比激动。每次相会，都有老校友离去的消息，令人感慨万分。不知下次相会，又有谁将别离？在会议上88岁高龄的高尚全做了经济形势报告。他是跟我一起进入圣约翰的。他念的是经济系，而我读的是医学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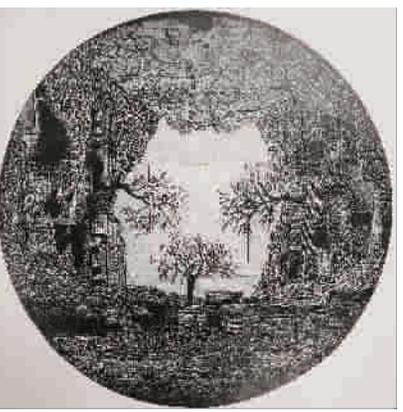
为什么圣约翰的校友会是世界上最长久的？当年解散的大学不是有好几家吗？不错。可是除了圣约翰，其他被解散的大学没有一家召开全球校友大会，没有哪一家有圣约翰那样的凝聚力，没有哪一家的校友对母校有如此的恋情。再者，世界上历史长久的大学有很多，全都有许多校友。但它们没有被解散66年，故而每年有新鲜血液加入，校友不可能全是老家伙。所以，圣约翰的校友会乃是世界上最长久的。

最年长的校友会

钱绍昌

景中天

(黑白木刻) 杜建国



看好“水墨概念”的未来

石墨

及至极造化的种种“妙皴”“幻皴”和不可思议之皴，再不是传统笔、墨、纸的一统天下了，说得粗率点，只要是水墨精魂，天知道我们的艺术家是如何“捣腾”的；第三是题材的百无禁忌，不仅时装、舞蹈和水墨联姻，若说“咏天、品人生”，不妨溢味咏象，让大机器、摩天楼、互联网、雾霾天也来一快视觉感受，超脱具象之尘寰，竭虑抽象之虚静，大虚大实，纷红骇绿，我因此故敢看好水墨概念的未来。

十日谈

水墨春秋 责编：吴南瑶 林明杰